

第九章

洪水无情

花园口掘堤使中国军队保全了抗战主力，并使大战过后的疲惫之师得以休整，为后来的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然而，洪水袭来之时，百姓怎样逃生？被洪水围困的人们怎样忍受饥寒的煎熬？“送命托盘”又送掉多少求生者的性命？



1. 保长锣声惊百姓，政府放赈慰灾民

“中央军在黄河大堤上扒口”的消息很快便在花园口一带堤下数十个村庄传开，没有亲眼看见军队在河堤上掘堤的百姓，起初还将信将疑，但不久，保长的锣声便敲响了。“哐哐”锣声的间歇，是保长扯开嗓门的大喊：“各家各户听着，老日就要打到郑州，中央军要扒黄河放水挡老日，大家赶快迁移啊——”

保长的呼喊言辞简单，但他所报告的消息足以将听者惊呆。

花园口一带18里长的黄河大堤，在数十年间已决口两次，一些老人对洪水席卷田园村舍的可怕情景仍记忆犹新，年轻人也常听说黄河决堤，洪水泛滥的故事，因此，保长的锣声犹如惊雷，保长的喊声令人恐怖。顷刻间，好些人向保长围过去，询问、谴责、怒骂之声乱哄哄听不出所以然。一句话，大家要表达的只有两层意思，一是“为什么要扒口？”二是“叫我们怎么迁移？”

保长以急促的锣声止住了大家的叫喊，在鸦雀无声之际，大家都想听听保长给一个什么样的答复。但是，保长却以一脸无可奈何之状和简短的话语将大家推入绝望的深渊：“俺已经说了，扒口是为了挡老日，你们问俺咋迁移，俺还要问你们哩，俺家也要迁移。黄河水，不认人，它来了，俺也得死。俺要说，不想死的，就赶紧把粮食铺盖带上，往没水的地方去，就这么着。”

“那俺们的房子田地咋办哩？”有人问。

“咋办？丢了去屎，活命要紧。”保长说。

“你说得倒轻巧！政府不赔俺损失费？”

“上头没对俺说，俺也不知赔不赔。”

保长一句话，使安静了片刻的人群重又像开了锅。难道政府把咱百姓就这么不当回事？搬迁这样的大事，叫保长敲几下锣，吆喝几声就完了？！

百姓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那一间间房舍里，经历了几代人的生生死死，在那一块块土地上，浸透着几辈人的血汗。失去了房屋，他们到哪里去避风

雨，御严寒？没有了土地，他们靠什么去种粮食，图生存？别说田舍家园，就是那坛坛罐罐，锄头镰刀，谁平时轻易舍得丢弃？

可现在，一切都将付诸洪水。

他们是可以带上粮食，但是，各家各户即使把所有的粮食都带上，又够吃多长时间？有些人家地里的麦子还没割完，场上的麦子还没打好，眼看到口的粮食也要丢掉，离开家园，又无粮可带，就是不死于洪水，恐怕也要死在逃荒路上啊！

扒口这样天大的事情，“中央军”说干就干了，然而对于扒口放水给百姓带来的损失，政府竟不给任何赔偿，对百姓迁移后的生活竟不做任何安排，怎不使人感到愤怒，感到可怕！

但愤怒也好，可怕也好，这些情绪对保长发泄都是白搭，保长也没享受特殊待遇，正如他自己所说：“黄河水，不认人”，洪水将至，他全家老少也要和村里人一起迁移。

大家围着保长吵嚷一阵，一无所获，便渐渐散去。

当天，堤下各村落中虽有一些百姓开始做逃荒的准备。但是很少有人离开村子。想到田园房屋将被黄水淹没，看到家中的用具将要丢弃，他们心痛如同刀割，能在家中多逗留一刻，对使用了多年的家当多抚摸一遍，这种痛苦仿佛便会减轻一分。一些老人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坚决不离开生活了数十年的家园。后来这些老人中有不少被洪水淹死，甚至因死不愿走出家门而连累了苦苦劝说他们逃难的儿孙，同他们一起葬身于洪水。

一些百姓愤怒之下，要上河堤阻止军队掘堤。但他们走到距黄河大堤还有几里路的地方便被新八师的士兵持枪挡住——师长蒋在珍已在花园口一带各条路口布了岗，以防百姓上堤闹事，妨碍部队施工。

第二天，各村保长的锣声又响了，这次保长向大家宣布的竟是好消息——郑州来人放赈了！

为离开家园，抛弃财产而痛苦万分的百姓们头脑中又生了一线希望——政府总算来给俺们解决困难了！

放赈是先从京水镇开始的，消息传出之后，镇上男女老幼在保、甲长带领下，一齐拥向乡公所。将要遭受倾家荡产的损失，并踏上逃荒要饭之途的百姓们，都希望政府能伸出有力的手，拉他们一把，补偿一些损失。

乡公所门前人头攒攒，维持秩序的士兵用步枪横拦竖挡，累得满头大汗。几个省民政厅放赈人员站在一排八仙桌后，一个领头的站在桌上，向眼巴巴等着领赈的百姓们喊话：“乡亲们，日寇眼看就要打到郑州，上峰决定，在黄河堤上

扒口，以水代兵，阻挡日寇。口一扒开，河水就要淹到这一带。至于什么时候能把口堵上，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一个月，也可能是一年。所以，希望乡亲们赶快迁移。我们奉上峰之命，来这里放赈，主要是给大家发放路费，各户按人头数，每人一块大洋。”

倾家荡产，背井离乡的惨重损失所得到的补偿只是每人一块钱，百姓们乱纷纷嚷了起来：

“大水一来，咱们的房屋田地都完了，一块钱就把咱们打发了吗？”

“放水挡老日，俺不反对。可政府也得为俺找个活路，一块钱够干啥呢？”

“是呀，一块钱够干啥哩？”

“父老乡亲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放赈人员双手往下一压一压地喊道。待大家稍稍安静下来，他接着说，“乡亲们，扒口放水，实在是万不得已。政府也想多给乡亲们发点救济，但是政府现在十分困难，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艰苦抗战，乡亲们为抗战做出的牺牲，政府是不会忘记的。”

放赈人员话刚落音，百姓又嚷：

“这叫啥做出牺牲，这是把俺们往死路上推啊！”

“这一块钱俺们不要了，俺们上河堤找扒口的‘中央军’讲理去！”

放赈人员见群情激愤，怕闹出乱子，便喊道：“钱，你们可以不要，但是谁要妨碍部队扒口，延误军机大事，可是要按破坏抗战论处的。不愿领赈的，请往后站，时间紧迫，我们放完了京水的赈，还要去别的村庄。”

这段又是恫吓，又是分化瓦解的话起了作用，人群安静下来，秩序也开始转好，各保百姓开始在保甲长带领下，到大桌旁领赈——政府发一块钱，总比一分不发好。再说，政府就是一分不发，小民百姓又能奈何？逆来顺受的百姓们更不愿担上破坏抗战的罪名去坐大狱。

省民政厅放赈人员是按黄河决堤后，黄水流经的路线发放赈济款的。当然，所谓路线，只是经黄河水利委员会人员估测而定。黄水一出，纵流横溢，哪能像河流一样规整。所以后来一些遭黄水侵袭的村庄，百姓们连这每人一块钱也未能领到。

有些村庄的百姓听说外村放赈，而放赈人员却迟迟不来自己这一村，便在保长带领下，扶老携幼，赶往放赈地点。但是，等他们赶到那里，放赈人员已经离去，他们只好空手而回。

据黄水泛滥之后统计，未能领到这一块钱赈济款的灾民要占多数。

所以，领到钱的人比没领到钱的人，算是多了一丁点儿幸运。

2. 大难临头百姓忙逃命，浊流所至田园变汪洋

6月8日，也就是新八师在大堤上掘月的第二天，花园口一带村庄中的百姓陆续开始迁移，行动最快的是那些有钱人家和店铺老板。他们害怕自己的财产被大水卷走，听到军队扒口的消息，便雇人用马车，独轮车将家中的粮食衣物或店中的货物运走。通往西边的大道、小路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

但是，在一些村落中，仍有许多百姓守在家中，他们怀着侥幸心理，希望黄水不要流过自己的村庄。

当天傍晚，大堤上剧烈的爆炸声十余里可闻，附近村庄的百姓，可以看见冲天而起的浓烟。但是，仍有许多人恋恋不舍，不忍离开家园。这些留在村里的百姓，大多是一些无亲友可以投靠的穷苦人家，逃离家园后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将不堪设想。所以他们“不见黄水心不死”，下定决心要坚持到最后一刻，看看自己到底是否能够躲过这场灾难。

6月9日，特别是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大堤上响过之后，夺堤南下的黄水彻底打破了他们的最后一丝幻想。

大堤附近的胡家屯、南月堤等村落很快就泡在水



国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大堤

中，没有离家的百姓们挑着粮食铺盖和锅碗瓢勺，背着孩子，被滚滚黄水驱赶着，纷纷向水流两边逃命，向大堤上逃命，向附近的沙岗上逃命。

黄河大堤转眼间成了灾民集中地，男女老幼麇集在堤顶上，守着于急难中抢出来的一点粮食和破烂家当，面对已浸泡在一片汪洋中的家园或唉声叹气，或暗暗流泪，或放声号啕。

但是，他们仍然不愿远走他乡。水道两边，有他们的土地，地里还有未割完的麦子和正在成长的玉米高粱。他们把黄河大堤当作避难所，希望黄水不要再向东西漫溢，淹没了他们赖以活命的庄稼。可是在以后连日的大雨中，不仅水道向两边扩展，大堤缺口也在日益崩塌变宽。

残忍的黄水夺走了他们的命根子，冷酷的天公无视他们的苦难。他们将怎样度过大雨淋漓和骄阳曝晒的日日夜夜？无人关心，更无人救助。

京水镇于大堤决口的当天，便遭到洪水的袭击。不愿弃家逃荒的百姓起先还想指望寨墙挡住洪水，在前一天，把寨门用土堵好。但水势越来越大，土寨墙经水一泡，很快出现裂缝，接着轰隆倒塌，浊流扑墙而入，漫了半个镇子。百姓们呼天号地，拖家带眷，蹚着没膝的黄水往西逃命，于急乱中，有的人连一点粮食也未带出，除身上穿的破衣烂衫之外，全部家当都付诸洪水。

不过数日，这座有着数百户人家，曾经繁荣一时的小镇，便有三分之二的房屋被洪水冲毁。

上游的水道比较狭窄，而且水也较浅，黄水到来时，人们还可蹚水逃出，越到下游，水流幅面越宽，而水也越深。黄水进入贾鲁河后，很快漫溢出槽，以数里乃至十数里的幅面向东南奔腾流去。一些村庄转眼间便被洪水吞没。水面一宽，水下的地形便越复杂，深浅难以捉摸，有时一沟一坑也能淹死许多逃难的百姓。因此，花园口东南乡百姓逃离家园的情景，要比大堤附近村落的百姓悲惨得多。

田家桥口的百姓以为村外的围堤可以挡住洪水，起先没有迁移，不料村庄很快被洪水围困，不久，围堤也被水冲垮，大水决堤而入，整个村子浸在水中。百姓们惊慌失措，匆忙逃命，有的坐在床上，有的趴在门板上，有的抱住一个木箱，冒着大雨，在急流中沉浮。

田根林一家三口什么也没带上，仅抱着一根木橛逃命。水阔无边，暴雨如注，风大流急，一家人随波漂流了一段时间，8岁的孩子由于不断被水呛灌，渐渐支持不住，一浪打来，孩子被水冲走，母亲见状，惊叫一声，眼花手软，也随之卷入旋涡。田根林见妻儿被洪水吞没，心痛欲裂，号哭失声，但他除了紧紧抱住木橛之外，毫无办法。

青年田德林多年来与奶奶相依为命，洪水灌入村内后，他便要奶奶和他赶快

离开村子。但田老奶奶死活不愿离开家，她坐在床上，老泪纵横，数念上辈安家立业的辛劳，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屋里的水越涨越高，渐渐漫过了床沿。田德林心急如焚，顾不得说服奶奶，强行将她抱到桌上，把门板下掉，用绳绑在床上，然后背起奶奶，一面把床侧着推出门外。

这时，村内的黄水已经齐胸。

奶孙俩坐在床上向村外漂去时，田老奶奶一路哭喊：“德林他爷唉，俺跟你们埋不到一块咧，德林他爷，俺对不起你，俺走了……”哭喊之声悲怆凄厉，惨不忍闻。

田德林在一旁劝道：“俺老奶，等大水下去，俺们还会回来的，别哭了。”话没说完，他也泪流满面。载着奶孙俩的木床顺流而下，在波浪中颠簸着，田德林几经努力也无法靠岸，最后累得精疲力竭，只得听天由命。木床漂着漂着，突然撞在一棵大树干上，停住的木床经急流一漩，顿时倾斜，田老奶奶随之滚落水中。在波浪里沉浮了几下，便不见了踪影。田德林悲痛欲绝地呼喊着，“俺老奶，俺老奶呀……”但回答他的只有风雨之声和哗哗的水响。

田章保家的瓦房是头年才盖起的。他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下这花了全部积蓄，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才盖起的三间房子。另外，他以为瓦房可以抵御洪水的浸泡，短期内不会倒塌，洪水进庄后，他便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爬上房顶避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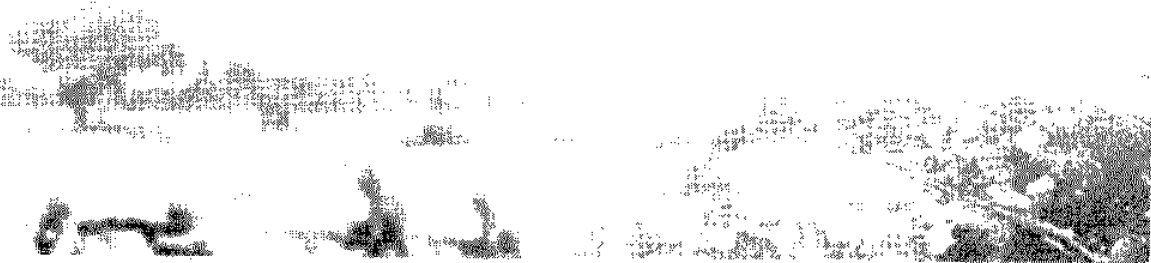
田章保原以为洪水不久就会退去，哪知黄水越涨越高，一天之后便漫上了房檐。这时，村上人都已逃走，村中草房相继倒塌，只有几间瓦房在水中露出尖尖屋顶。田章保一家四口面对茫无边际的黄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在漫天大雨中。夫妻抱头痛哭，两个孩子又饿又怕，哀泣不止，又过了一天一夜，瓦房轰然坍塌，田章保一家均被黄水吞没。

李五妮一家10余口人，在洪水入庄时匆忙赶扎木排。由于绑扎仓促，且又是房梁、木板、树棍等物拼凑而成，一家人乘木排在水中漂流不到半日，木排渐渐松散，加之载重过大，在一处漩流中忽然倾斜下沉，除李五妮与其子幸存外，其余人全部落水，被急流冲走。

……

黄水泛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可谓创巨痛深。时隔数十年后，花园口一带村落中的老者谈起花园口掘堤，都能说出一段亲身经历和见闻，虽然由于岁月漫漶，一些细节已记忆模糊，但是他们那粗略的叙述，也足以令闻者心酸。

靳满仓（85岁，花园口乡花园村人，淤灌印刷厂退休职工，1991年口述记录）：



黄河一出水，咱庄浅的地方有二三尺，深的地方能没顶。老百姓四散里往没水的地方跑，有的人蹚水蹚到深处，就像块砖头一样，扑瞪一下，就没顶了。沙岗上、河堤上，到处都是人。水到下流头，越流越宽，人走不及，就往沙岗上跑，人挤得密枣似的。后来水越流越大，沙岗没了，人也没了。过一两天，死尸浮上来，漂得到处都是。咱乡的邵桥、老车庄、京水，车营、祥云寺都叫水给冲了。冲得房倒屋塌，人亡家散。

被围在高处的人没得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后来麦穗也薅光了，大伙就出去逃荒要饭。俺全家逃荒到西安，靠要饭、扛活过日子，住也没地方住，见空窑洞就钻进去睡，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咱一家在西安混了几年穷，直到花园口挡住了口，才回来。

邵河姐（78岁，花园口乡邵桥人，1991年口述记录）：

老蒋一个整师在堤上扒口，邵桥离河堤不到一里地，扒口之前，上面的政策叫老百姓迁。部队临时抓了一些人，好等出水后给他们引路。咱庄西面有一道小堤，黄河水出来后被小堤挡住，开始咱庄就没上水，可到了阴历六月，缺口出水已经20来天了，那道小堤破了，咱庄一夜之间被水冲光。

黄河水老怪呀，一天时间就能长两三尺水。咱庄人都坐船往外逃，有的船小，坐不了几个人，可大伙要逃命，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往上挤，结果船划不多远就翻了，船上的人都被淹死。京水街东天河庄剩下一栋房子，住着一排当兵的，涨水时没地方跑，全淹死了。

俺家开头住在马庄的一个庙里，那庙里头住着几十口人，有的要饭，有的扛活，有本钱的就做个小生意，俺家那时靠熬盐卖过日子。俺白天划着小船到东边刮盐土熬盐，晚上把熬好的盐带过来卖。

到了秋后，天一冷，要饭也不好要，有的人就饿死了。上面来救济，到哪部门哪部门撸一下，到俺老百姓手里，就没个啥了。有一次，俺们听说赵兰庄放赈，好些灾民就划着船去领赈，可等大伙到了赵兰庄，连个放赈的人影也没见到。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灾民们就出去逃荒。俺庄一家姓邵的，全家18口人，出去不久，就饿死了16口。

俺大哥和俺大嫂带着两个孩子，从郑州走到洛阳，一路走，一路要饭，半路上，孩子就饿死了一个。后来在洛阳坐上了火车，逃到西安，靠磨豆腐打短工为生。

俺叔跟俺婶带着闺女小子出去逃荒，俺叔和两个孩子都饿死了，俺婶后来就

改了嫁。

冯兆学(60岁,李西河村人,花园口乡政府职工,1991年口述记录):

国民党在黄河堤扒口那会儿,我还小,见了兵就害怕。守黄河的兵天天都去扒,好些兵从村头过,扛着枪,到各家各户拿工具。随后就都上了河堤。我们那个村子挨着河堤。水刚出来时,不大,有些老百姓不在乎,说水过一阵子就会下去。可后来水越来越大,老百姓就往高处跑。结果水连高处也淹了,老百姓这才知道黄河水厉害。

水一大,房子就塌了,好些老百姓被困在高处。后来就有船来救,老百姓自己组织的,不要钱,把人救出水面,让你自己去逃生。

咱村有个冯石头,他和他爹撑着船去救灾民,分文不收,他爷儿俩一连救了好几天,救下的人总有几百口。

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号召船夫们撑船救人,可被淹的地方大,受灾人口多,船又少,顾不过来,有的人就被淹死了。还有的人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不愿走,结果水一涨,也被淹死了。

当时我们村听说京水镇放赈,大家就去领赈,可等到我们到那里,放赈已经结束,大家啥也没有领到。

唉,提起黄河决堤的事,我们这一带的老年人都能向你诉一段悲惨事。

.....

据《花园口乡志》载,黄水决堤之后,全乡被淹村镇达30多个,有些村镇被黄水冲得片瓦无存。全乡当时有13600余人,淹死219人,逃往他乡达5940余人。其受灾情景正如乡志中所书:“首当其冲的花园口地区,浊浪滔天,一片汪洋,哀哀黎民,亦只有呼天唤地,距踊声屈,莫谁告也。”

3. 洪水袭来人惊恐, 青年挺身救村邻

滔滔黄水从花园口决堤而出之后, 赵口口门也被猛涨的河水冲开。两股洪流很快汇合一处, 以万马奔腾之势向东南泛滥。洪水直接波及或经过相通水系间接旁泛的地方, 在河南省的贾鲁河流域有广武(现改隶郑州市)、郑县、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鄢陵、洧川九县, 在河南省的颍河流域有商水、淮阳、沈丘、项城4县, 在惠济河、涡河流域有开封、陈留、杞县、睢县、柘城、鹿邑、太康7县市。在安徽省的颍河流域有太和、阜南、颍上、临泉4县, 在涡河流域有亳县、涡阳、蒙城、怀远4县, 在淮河流域及湖区有凤台、寿县、霍邱、蚌埠、凤阳、灵璧、泗县、五河、天长9县市。在江苏省的高邮湖、洪泽湖等湖区有盱眙、高邮、宝应、淮安、淮阴、泗阳及襄下河区的涟水等7县, 总计44个县市。

黄水在未能注入淮河之前, 水势尤为凶猛, 或以数尺高水头席卷田园, 或像蛇一样沿车辙水沟悄悄潜入村镇。有些村镇转眼间被洪水吞没。有些村镇则于一夜之间泡在水里。成千上万的百姓挣扎于万顷波涛之中, 或死里逃生, 或葬身水底, 其悲惨之状, 数不胜数。

王庄在黄水泛滥之前有200多户, 1000多口人。这个村是在夜间被洪水吞没的。

王庄距黄河大堤不远, 军队在赵口掘堤, 村里人当天就已得知。但是百姓们认为庄外有围堤保护, 黄水进不来, 谁也不愿搬迁。后来军队掘堤失败, 百姓们更是以为从此安然无事。不料连日大雨, 河水猛涨, 于6月12日晚上, 黄水终于溃出, 向堤下的村庄袭来。

王庄百姓是在将近午夜时才发现洪水来临的, 住在围堤附近的王云生, 夜里起来解手, 听见北面呼呼作响, 像风声, 但四野无风。于是这声音就令人感到有些恐怖。他壮着胆登上围堤一看, 只见惨白的月光下, 2尺多高的水头像一道长长的

矮墙向围堤移来，浊流在月色下泛着粼光，水面上漂着几个黑黝黝的鼓堆，像是草垛，又像是正在移动的坟墓。

王云生怔了一瞬，随即叫道：“水，水来了！黄河水流到咱庄啦！”

他一面惊叫着，一面向村里跑去，正在沉睡的人们被他的呼叫声惊醒，一时间纷纷披衣出门，向王云生询问情况，一部分人迅速向围堤跑去。

这时，黄水已沿围堤分流而下，堤下浊浪翻卷，水位在渐渐增高，水流迅猛，哗哗直响，草垛漂过，快如顺水行船。

原先，村里的老人还满有把握地断言，口门就是出水，三天也漫不上围堤，可是现在，大水眼看着往上涨，恐怕不到天明，王庄就要完了。

“咋办，这叫俺咋办？”

“大水眼看就要漫堤啦！”

上堤的人面对铺天盖地的洪水，大呼小叫，张皇失措。

混乱间，或听有人喊：“东面围堤进水了！”

人们闻声向东跑去，没到围堤，就看见围堤豁了口，黄水从豁口灌入，向四下流淌。

“上堤，快上堤堵口哇！”有人喊。

紧接着，村头响起急促的锣声，保长一面敲锣，一面高喊：“围堤缺口了，都上堤堵口啊！”

锣声和喊声更增添了洪水到来时的恐怖气氛，月光中，一群群百姓扛着铁锹，拿着木杠大筐向围堤缺口处奔去。

但是，水势越来越猛，人们倒进缺口的土石转眼便被冲走，缺口不仅堵不住，而且越来越大。黄水眼看已经进庄，再拖延下去，大水一漫围堤，全庄百姓都要葬身水底。这时，有人大喊：“口堵不上了，快逃命啊！”

一声喊，百十个堵口的村民一齐丢下手中工具，慌张地向村里跑去。

紧接着，毫无准备的王庄百姓，在惊恐与慌乱中争相拥出家门，有的抱一条破被，有的扛一袋粮食，更多的人则是拉儿扯女，扶老携幼向村南跑去。还有一些人于紧张慌乱中不知带什么东西才好，在家里团团乱转。有的人家多为老弱病残，行动困难，老人长吁短叹，妇女则急得直哭。两百余户人家，在无人组织，无人救援的情况下，各顾各家，夺路逃命，哀哭、叫喊、咒骂之声盈耳，秩序混乱不堪。

跑得快的人登上南面的堤顶，见堤外浊浪翻卷，汪洋一片，又纷纷掉头往村里跑，去拿渡水的工具。后面的人见前面的人折回来，并且有人高喊：“四面都是水，快回去拿浮水的家伙呀！”便也转身跟着往后跑。老人孩子生怕和家人跑散，

都竭尽全力，跌跌趴趴地跟在年轻人后面。

这时，村中水已没膝，混乱的人群分头蹚着水跑向家中，搬大床、下门板、抽屋梁、抬桌子、扛箱柜……总之，将一切可供浮水逃生的东西都搬了出来。

从村子到围堤的路上，一时间变成了家具市，不过这些家具谁也不愿出卖——它们是大家的救命之物。

百姓们爬上围堤，然后各自靠着这些救命之物下到水中，向西面浮去。

但是，他们的渡水工具不像船只，可以扯帆掉舵，掌握航向，经滚滚洪水一冲，许多人便晕头转向，随波沉浮。于朦胧月色中，人们开始还可以相望，但未过多时，全村人便七零八落，东漂西流，邻里互不明下落，亲人互不知生死。

张世楨和妻子用木棍梆了一口大锅，让两个孩子坐在锅里，由夫妻俩推着往外游，没游多久，锅被水浪打翻，两个孩子当即被水冲走。

60多岁的王黑姐抱一只破木箱，在水中漂浮了半夜，到天明时分已筋疲力尽，被一个旋涡漩入水底。

李三来一家用门板房梁绑了一个木筏，5口人乘木筏逃命，于匆忙中绑扎的木筏下水后，不久便被冲散，一家人全被淹死。

两个多小时后，洪水从四面漫入围堤之内，王庄只剩下一片尖尖屋顶和丛丛树梢，在几间屋顶上，一些未及逃走的人在绝望地哭叫。后来，墙垣不断坍塌，随着尖尖屋顶的相继消逝，这绝望的哭叫声也渐渐停止——未来及逃走的人全部葬身水底。

赵口堵口之后两年多，重返故乡的王庄人只有42个，直到1958年，回乡的也只有120多人。

3尺多高的水头向徐庄席卷而来时，已是天明时分。黄水很快漫过村子，场上的麦秸垛被冲走，猪鸡牛羊随波而去，有的房屋开始倒塌。

为了活命，村中男女老幼与无情的洪水展开了紧张的搏斗。

在紧靠徐庄北面，有一个小沙岗。这个平时不长庄稼，没啥用处的小沙岗，在洪水到来之际，成了全村人的救命岛。

黄水进村之后，妇孺老幼便往沙岗上转移，年轻力壮的便加紧往岗上运粮食衣物。百姓们向沙岗上转移之际，孩子喊爹叫娘，大人呼儿唤女，男女老少在齐腰深的黄水中跌跌撞撞而行，一不小心，便会掉进沟洼中，遭受灭顶之灾。

至上午10时左右，平地已有四五尺深的水，人在水中已难以立足，一些老弱病残，更难涉水转移。百姓们急中生智，把床翻过来代替木筏，向沙岗上运送老幼、用筐箩、条筐转移财物。未来得及撤走的人，被逐渐上涨的洪水所逼，先是站在凳子上，后来挪到床上、磨盘上，再移到棚子上、树上、房顶上。

人们从村里到沙岗上已不能蹚水，一些青壮年推着木床、木板、条筐在水里浮游，他们推着的漂浮物上或坐着老人孩子，或放着锅碗瓢勺，粮食衣物。从村子到沙岗之间的水面，变成了运输繁忙的渡口。

到了下午，从村子到沙岗的水面上趋于平静，村里的人大都已逃到岗上。此时，村中低洼的地方，黄水已齐了房檐，街道已经变成河流，筐箩、筛子、木板、柴杈、扫帚、木盆……漂得到处都是。猪、狗、鸡、羊、猫，有的在水中挣扎，有的蹿到房顶、树上，嗷嗷直叫。

沙岗已经被洪水包围，好在沙岗比村里的房顶高得多，人们一时还不用担心岗头被水漫掉。沙岗上荆草丛生，荒冢相连，一些低矮的乔木稀稀落落地分布岗上，既不能遮阳，又不能避雨。但是，这里现在已成了徐庄数百口人赖以活命的“家园”。人们与洪水搏斗了大半日，终于脱险，正准备歇下来喘口气，忽然听见村里有人哭喊救命。岗上的人往村里望去，只见有人站在房顶上，挥舞着一件褂子，在高声叫喊，徐文华、王振海、王书润等几个青年见状，又跳入水中，推着两张木床，向村里游去。

原来，村北徐培德一家以为自家的宅院地势高，又是瓦房，不致被水淹掉，使用土把门堵了半截，准备在家中坚守。不料黄水越涨越高，后来便从上半截门洞灌入屋内，接着，四壁墙缝也往里渗水。全家老小在慌乱中用土堵，用木板挡，也无济于事。过了中午，屋内黄水已经齐胸。厢房的山墙被水浸淹，先是开裂，不久便轰然倒塌。徐培德见房屋不保，再拖下去，全家人也难活命，便要带着家人往沙岗上转移，但这时，平地黄水已有五六尺深，他只好拼命向沙岗上的人呼救。

几个青年游到徐培德家附近，见一家老少10来口人都挤在正房顶上，妇女哭泣，孩子乱叫，洪水从山墙下打着漩流过，院墙只剩下一道墙顶，就像水田中的田埂。

青年们奋力游到房前，爬上房顶，先把孩子抱下来，放到用木床门板绑成的筏子上，运往沙岗，然后又转回来救大人。几经周折，暮色已经降临。

几个青年最后用“木筏”把徐培德夫妇推出村外时，忽然听见村东南角隐约传来女人的哭泣声。哭声在哗哗的水声中时断时续，于苍茫暮色中，听起来分外凄惨。王振海说：“想不到村里还有人没出来，天眼看就要黑了，这咋办哩？”

徐文华说：“不管咋样，只要村里还有一个人，咱们也得把他救出来。”几个人把徐培德夫妇送到岗上，又返回村内。

这时，天已黑下来，徐文华等人沿街道向前浮游，街两边的屋顶黑糊糊如同两道河堤，到了东南角上，几人只闻哭声，不见人影。徐文华便高声喊：“那是谁在哭哩？不要怕，咱们来救你了。”

他喊着喊着，便听着女人回答：“兄弟姐妹们，俺在这哩。”

几个青年寻声游去，发现合妮娘孤零零蹲在一棵树上，双手抱着树杈，两腿浸在水里。徐文华一面和王振海上前把她抱在“木筏”上，一面问：“嫂子，水来时，你咋不跑呢？”

“合妮爹昨天出门时说是今天上午能回来，俺只等他回来搬家哩，可他一直没回来。俺要不是后来上了树，就给淹死了。”

“你家合妮呢？”

“合妮一早听人喊‘水来了’，跑出去看，后来就没见回来，俺的合妮呀，还能被大水冲走了吗？”

合妮娘说完又哭了起来。徐文华等人一面安慰她，一面推着“木筏”往沙岗上游。

合妮娘刚被两个青年搀上干滩，就扯着嗓子哭喊：“合妮，合妮呀，你在哪里呀？”

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从沙窝中爬起来，一路哭喊着：“娘，俺娘唉，俺在这哩。”一头扑在合妮娘怀里。

原来，合妮出门看水时，村里已有不少人向沙岗上跑，有人见她一个孩子在街上站着，就拉着她说：“水来了，还不快跑！”合妮便随大人一起上了沙岗。后来，合妮被漫无边际、波涛汹涌的黄水吓得傻坐在沙窝里，一直不吭声。大家都忙着救人运物，没人注意孩子。

合妮娘找到了孩子，心中一喜，但想起不见音信的合妮爹，又哭了起来，合妮见她娘哭，也跟着号啕。

有些亲人被水冲走的人家，哭了半日，已经噤声，合妮娘儿俩的哭声触发了他们强压在心底的悲痛，又都接着哭了起来。其余百姓，无不黯然神伤。

徐庄数百人虽然因村子附近有一座沙岗而大部分死里逃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但是，被洪水困在“孤岛”上的人们将怎样度过日晒雨淋，饥饿熬煎的日日夜夜呢？

4. 死里逃生仍难保命, 被困灾民度日如年

对于被洪水困在沙岗上的人们来说, 黑夜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在洪水中挣扎了一天的徐庄人, 都已精疲力竭, 他们一面庆幸自己仍然活着, 一面又要忙于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他们大部分已两顿没有吃饭。有干衣换的人将身上的湿衣脱下来, 挂在树杈上或摊在荆棘丛上晾着, 没有干衣换的人, 只得靠自己的体温把湿衣焐干。各家各户都用石块垒起小灶, 或用铁锹在土坎上挖个U形的坑, 支起锅来, 又在岗上捡些干草, 准备做饭。没有水, 人们就用盆瓢锅碗从岗下舀来带着泥沙的黄水, 澄清之后, 用来煮饭, 粮食就是那些刚打下来的麦粒。事后人们才发现岗下的黄水不能吃。这不光是因为他们看见了洪水中漂浮着人畜的尸体, 而且是因为已有人腹泻不止。

荒冢累累的沙岗上到处亮起火光, 炊烟和熟麦的香味随风飘散, 人们有的靠在墓碑上, 有的躺在坟边上, 有的睡在沙窝里等着吃洪水淹没家园后的第一顿晚饭。一些被抢救出来的牛羊猪狗, 卧在草丛里, 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无精打采。

晚饭后, 大伙横七竖八地躺下来, 有的身下还有一领破席, 有的只能和衣睡在草丛或沙地上。但是, 此时此刻, 除了不懂事的孩子, 谁又能睡得着? 他们的脑子里盘旋着洪水中的房子、家产、粮食……盘旋着被洪水夺走的原属于自己的一切。有人不住地长吁短叹, 失去了亲人的人还在不住地抽泣, 即使是未曾经过洪水浩劫的人, 置身于这愁惨的气氛中, 也难以入眠。

由于沙岗上一片漆黑, 人们在躺下之前, 谁也看不清地上的“情况”, 只是凭听觉知道蚊子不少。躺下不多时, 才感到身上有东西蠕蠕乱爬, 起来点起柴禾一照, 才发现地上蛇游鼠窜、青蛙乱跳、蚊虫乱爬、空中蚊子乱飞。这些小动物也被洪水所逼, 到沙岗上逃难来了。

人们用火烧、用烟熏。但折腾一番之后, 睡下来不久, 又感到身上瘙痒。有的

人刚刚合眼，忽觉得一团凉凉的东西钻进衣裤，以为是蛇，惊叫着伸手去抓，却是一只肉乎乎的青蛙。有些孩子睡得较熟，天明时，大人才发现孩子身上被蚊子蚂蚁叮出一层疙瘩，有的孩子脸上竟已结起一层蜘蛛网！

水声如吼，夜色如磐，平素将黑夜点缀得温柔美好的星月，此刻也让人感到是那样冷漠。

人们只盼着黑夜快点过去，白日早点到来。

但是，白日的景象比夜晚还要恐怖。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望无边的黄水又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浊浪滔滔的水面上，一个个麦垛、草房顶打着旋顺流而下，桌椅板凳、箱柜门板随波逐流。不时有一两具人的尸体漂过，男女老少均有。有的抱着一根木橛，有的身上绑着一个木箱，不知在水中漂流了多少时间。从水上漂过的牲畜的尸体比人更多。

村子里，已可以看见漂起的死猪死鸡，甚至还有死牛。由于村内水流不畅，这些牲畜的尸体就在房屋间、街道上漂着，好像有意要让主人为它们的死而心痛悲伤。

黄水从岗下流过，激起团团旋涡，旋涡上的黄沫蜷成球状，大如水罐小斗。枯枝败叶被蜷成团，大如筐箩，上面爬满了蝼蚁蚂蚱。沙岗脚下被水冲刷，已出现一块块塌方。

度过了一个漫长黑夜的人们，后来觉得白日比黑夜更加漫长。

黑夜里，人们只需忍受不眠之苦，白日却要吃饭，而为吃饭所付出的劳动比起睡不着觉更加艰辛。

昨天晚上，人们没有看见水中的浮尸，而且饿得厉害，便于黑暗中吃了一顿很香的饱饭。天亮之后，大家发现黄水中漂浮的一切，便感到吃水成了问题。

但是，沙岗上没有井，而村里的井已没在水底，想吃到干净的水已不可能。人们总不能在四面是水的情况下渴死、饿死。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仍然食用岗下的黄水。至于后果如何，已无法顾及，起码眼前还没有看到饮用了岗下的黄水有致命的危险。

他们无法预料浸泡着腐尸和粪污的黄水后来会造成瘟疫大流行，徐庄以及黄泛区许多村庄的百姓将死于霍乱、伤寒和疟疾。

吃水如此，烧柴也是难题。沙岗上的一些枯枝败叶，昨晚一顿饭已差不多烧光。眼下就很难找到可供烧饭用的干柴草。人们总不能靠嚼生麦粒度日。

于是，保长叫大家砍树、割草，六月天，日头很毒，砍下后晒上一天就可用来烧饭。

后来又有人提出去村上扒屋顶，房顶尚未漫去，草房上的草可以做燃料。瓦

房不能扒，瓦房经泡，短期内不会倒塌，水落下去还能住人。

沙岗上的中青年分头行动，一组凫水去村里扒房，一组在岗上砍树，作为燃料。

人们忍着饥饿，顶着烈日干了半天，终于从村里弄回一些柴草，砍了一些树木，中午，数百口人才算勉强吃上一顿饭。

下午，天气陡变，乌云如小山般自东南方向压来，转眼间遮住了蔚蓝的晴空。天色晦暗，犹如黄昏。接着，空中响起雷声，闪电撕裂浓厚的云层，转眼间，大雨倾盆而下，波涛之上，一片迷蒙，村中的瓦房顶，溅起一层水雾，沙岗上的百姓有的顶着破席，有的躲在床下、桌下。有的一家几口人顶一块门板，有的什么遮雨的工具也没有，只有抱肩缩头，任大雨淋浇。

人们这时才意识到，搭一个窝棚与吃饭一样紧要。

雨下至上半夜方停，乌云散去，露出高远深邃的夜空，月亮在黑烟般的浮云中穿行，一颗寒星，犹如贵人的冷眼，居高临下，俯视着黄泛区孤苦无救的哀哀黎民。沙岗上，被雨淋得浑身透湿的人们在夜风中颤抖着，又饿又冷的孩子哇哇啼哭，患病的人在痛苦中呻吟。洪水到来之际，他们只顾逃命，现在，于黑夜中，于洪水围困的孤岛上，他们开始体会到自己的处境，这处境是何等的凄惨！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岗上的人们立即行动起来，凫水去村里拆房檩，到岗上去砍树，然后用房檩、树干、农具、搭起骨架，又在上边敷上破席烂草。荒凉的沙岗上，大小窝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两头一样高的“人字庵”，有前高后低的“坐地虎”，有四周用干土垒起一截矮墙，上面又盖上尖顶的简易房屋……到了下午，沙岗已成了一片颇为热闹的“棚户区”。

住的问题，不到一天就解决了，而且是“一劳永逸”，谁家的窝棚都能撑他个三月两月。然而，吃的问题却一直在纠缠着沙窝上的人们。

由于洪水涨得太快，人们主要精力都放在救人上，抢出的粮食很少。两三天之后，沙岗上就闹起了饥荒。

村里的房屋已相继倒塌，留在家里的粮食或被埋于塌墙下，或被水冲走，人们好不容易从水底捞出一点麦子，也都被水泡坏。有的人侥幸可以从水边捉一点小鱼小虾充饥，但更多的人只有一天到晚空着肚子。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离村子一里多路的平家坟。那是一座小沙岗，岗上草木葱茏，不少人都知道岗上还有不少酸枣树。只是现在枣树刚刚开花，无枣可摘。于是，几个年轻人便乘坐木筏，到平家坟觅食。

他们将木筏划近小沙岗时，一群受惊的乌鸦突然“呱呱”地叫着，冲天而起，大家先是一愣，然后把木筏靠近沙岗。这时，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扑入他们的眼

帘——岗边的树行里，躺着几具被洪水卷上岸的尸体，那些尸体被水浸泡又经烈日曝晒，肿胀腐烂，已分不出鼻子眼。一只大胆的鹰见了人并未飞走，仍在啄食尸体上的腐肉。看来刚才那群乌鸦在未惊起之前，也在争相啄尸。

几个年轻人顿时一阵恶心，赶紧把木筏划开，从另一个地方靠岸。

他们登上沙岗，只见岸上蛇游鼠窜，可喜的是，竟有不少野兔在草丛里乱跑。岗上的树叶青草，几乎被小动物们啃光。几个年轻人东追西赶，兔子于惊恐中纷纷跳水，一跳水，便等于自投“罗网”。几个青年不多一会儿，便提了十多只兔子，带回他们的“棚户区”。

后来，黄水虽落下去一些，但是沙岗四周仍是一片汪洋，要想等到露出地面，不知何日何月。

一点鱼虾，一只兔子，只能解一顿之饥，下一顿怎么办？而下一天又怎么办？

村里的房子已几乎倒光，只剩下徐方治家三间瓦房和村中心的一座土地庙在水面上孤零零露出房顶。

家乡已无可留恋，更无法赖以生存。

在饥饿的催逼下，徐庄人开始绑扎木筏，陆续离开沙岗，逃出泛区，去寻找一线生路。

郭辛庄的百姓，是黄水到来的前一天，在保、甲长的催促下离开村子的。

他们离开村子时，比那些黄水逼村的人们要显得从容一些，富户人家赶着马车先走一步，贫穷人家有的赶着牛、驴，有的挑着行李铺盖粮食和锅碗瓢勺，有的搀着老人，拉着孩子，随后而行。

尽管他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逃避黄水的围困，后来还是有7户村民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亲人。留下来的有4个是誓死不愿做异乡鬼的老人，有3个是因患病而行动困难的中年汉子，还有3个是与父亲或叔叔相依为命的七八岁的孩子。

村子北面有一个沙岗，留下亲人的人家便在岗上搭了个草庵，在庵中放了一点粮食和衣物，供他们安身活命。

村里人撤走的当天夜里，黄水便围困了村庄，围困了沙岗。

10个老弱病残，一夜之间成了被洪水困在“孤岛”上的可怜的生灵。

李玉宝父子是被困在“孤岛”上的成员，李玉宝一家5口人，父亲已患病卧床月余，无法和全家一起外出逃荒，李玉宝母亲只得留下儿子和丈夫相依为命，自己带着玉宝的姐姐、哥哥逃往异乡。离别之际，全家放声痛哭，难舍难分，留下来的能否生存？逃出去的能否活命？夫妻兄妹能否再团聚？实在难以预料。

第二天早晨，沙岗上的10个老弱病残面对铺天盖地的黄水和泡在水中的村庄，大人唉声叹气，泪水盈眶，孩子跟着不住地哭泣。

村子里的水有三四尺深，一两天后，房屋的墙根被水泡酥，开始倒塌。草房倒塌时，土墙屋顶整面扑在水里，“呼咚”、“呼咚”，声音沉闷，瓦房倒塌时，砖墙瓦顶向下坍落，“哗啦”、“哗啦”，声音响亮。没过多久，一个村子只剩下几处未倒的房屋，稀稀落落地立在水里。

水面上，不断漂过人畜的浮尸。一天，李玉宝和另外两个孩子，爬到树上向四面瞭望，见一个草房顶自北漂来，待到房顶漂近，李玉宝见房顶上趴着一男一女，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女孩。3人居然都还活着，那个男人见沙岗上有人，便扬着手，用沙哑的嗓音向岸上呼叫：“救人啊！快救人啊！”那个青年妇女和孩子则伏在草房顶上有气无力地哭泣。

3个孩子立刻从树上滑下来，去喊大人。

但是，几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和走路都困难的病人，哪有力气下水救人？他们只有眼睁睁看着那面屋顶从沙岗附近漂过。

“唉，不是俺们见死不救，俺们实在没有办法啊。”

“水火无情，水火无情啊！老天爷，睁睁神眼吧，别叫百姓再受罪啦！”

几个老人泪流满面地叹息道。

草房顶在波涛中渐渐变小，呼救声也听不见了。郭辛庄的10个老弱病残仍呆呆地望着水面出神，逃难在外的亲人是否会有什么不幸？洪水弥天，田舍尽毁，他们已无家可归，将来他们靠什么活下去？想到这些，几个大人不禁心如油煎。

这10个人和被洪水困在沙岗上的徐庄人相比，不过是事先有了可避风雨的草庵，有可吃10来天的粮食。除此之外，他们面临的困难并不比徐庄人少，何况他们中还有3个病人！

以前，这些病人还可以找郎中针灸，或弄点中药熬熬喝。可现在四处是水，不光是药，就是粮食，吃完了也无法再弄来。他们只有挺着身子任疾病折磨，靠生命力的强弱，决定能否撑到洪水退去，亲人归来。

没有火种，他们就用火镰取火，那办法是否比原始人钻木取火先进一些，已无法加以对比。点火时，先用烂碗碴在锅底上刮些锅灰，然后以火镰击石，火星落在锅灰里，灰就燃着了。接燃的柴草，是水上漂的指头粗细能通气的槽树根，人用嘴噙住一端，另一端接近燃着的锅灰，不断地吹吸，待树根着起火苗，再点燃柴草。

烧饭的柴草也来之不易，老人和孩子成了砍树、割草的主要劳动力。

后来，竟有省民政厅的放赈人员撑着船来放赈，每人仍是一块钱。但是他们拿着这钱既不能当路费，又不能买东西，所以放赈人员与其发给他们一块钱，还不如发给他们几斤粮食。

为了能使存粮多吃些日子，他们每天只喝两顿面汤。后来，连煮汤的粮食也没有了，他们就蒸榆、槐树叶吃；榆、槐树叶吃光了，就蒸桑叶、大麻子叶吃。小小沙岗上，可以吃的野菜树叶，他们都吃了个遍。

后来，黄水退了，但村南村北，河水有一二里宽，郭辛庄成了夹皮滩，仍然被水围困，只是面积大了一些。村上外出逃荒的人陆续回来了，李玉宝母亲也带着两个孩子归来。李家一时沉浸在阖家团聚的喜悦之中。

但是，村里的房屋大部分已经倒塌，土地被水淹没，夏季家无存粮，秋季颗粒无收。为了活命，玉宝父亲只得把女儿给人家做童养媳。玉宝的哥哥又背起铺盖，到陕西逃荒。

离别之夜，全家人一直哭到天明。

黄水来了，百姓度日如年。

黄水去了，百姓仍然度日如年。

徐庄、郭辛庄被水围困的百姓，无论如何艰苦，他们大部分毕竟还活了下来。有些村镇的百姓被水围困于沙岗孤楼之上，结局要比他们悲惨得多。

尉氏某村于深夜被黄水吞没，村内百姓逃避不及，大部分被水淹死。30多个活着的人被洪水困在两座楼房上，逃走无路，被活活饿死。

鄢陵某村百姓当洪水袭来之际，仓皇逃难。其中100余人被洪水追逼，逃到距村子2里多路的一座低矮的小沙丘上。但黄水逐渐上涨，而沙丘被急流冲刷，不断塌方，两天之后，沙丘被黄水吞没。除10多个会泅水的百姓得以逃生外，其余全部丧生。

西华县某村20多个老弱病残被洪水困于一座楼房上，由于洪水迟迟不退，楼房年久失修，长时间被水浸泡，突然坍塌，20多人全被淹死。

.....

此类惨事，举不胜举。



5. 泛区广大渡船少,“送命托盘”送命多

黄水泛滥之后,木船是泛区百姓逃生的最优良的工具。与那些靠房梁、树干、大床、门板、箱柜、桌凳、木盆、铁锅等物逃生的人相比,乘船逃生的人似乎幸运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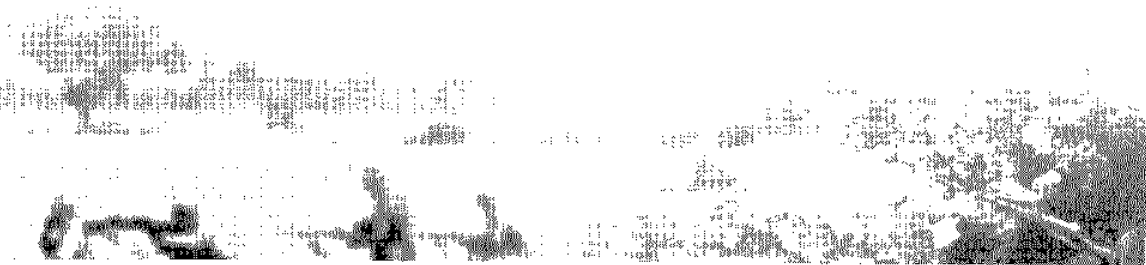
但是泛区广大,灾民众多,即使是沿河的村镇,也没有多少船只可以用来运送成千上万的灾民,至于远离河流的地域,船只更是稀罕之物。

泛区沿岸一些村庄中的百姓,为了挣钱,有的用木板临时钉成小船,有的撑着捕鱼用的鹰船,到渡口运送灾民。急于逃难的百姓,一见船来,立刻争先恐后,蜂拥而上,一只鹰船也能挤上10多人,加上有些船夫并无驾船经验,一遇风浪便张皇失措,船翻人亡的事在泛区经常发生。因而,黄泛区百姓称这些毫无保障的小船为“送命托盘”。

黄水泛滥之后,水东仍为日军占领。中日两军隔水对峙,一些重要渡口,均有军队把守。中国军队发现水面有船自东而来,便疑是日军便衣队偷袭,以步、机枪射击,致使渡水逃荒的灾民遭到误伤。日军只要发现水面上有船,不管往东还是往西去,均以机枪扫射,不少百姓被打死在船上,于是灾民们只有于夜间偷渡,而且在没有军队把守的“私口”过河。

有时,这些私口上聚集好几百人,船夫便趁机抬高船价。并且不顾渡船的承载能力,拼命装人,结果船至中流,稍遇风浪,便酿出事故,“送命托盘”,送命更多。

盘踞于中牟县城的日军逃走之后,一些逃亡在外的居民陆续回到城内。但是城中房屋大部分被日军拆坏烧毁,各户所存粮食,也被日军搜尽。整个县城被日军洗劫一空。中牟人赵本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对兵燹过后的县城做了如下描述:



日寇离开县城的第二天，我和三位同乡怀着又胆怯又恋家的心情，一起返回县城探家。我们行至七里岗村北地，就看到约三四里宽的黄水，咆哮之声如同雷鸣，从西北直向东南天际流去。当下，我们脱去鞋袜衣服，用带子捆在头顶上，蹚进了水中，碰到水深就涸，水浅就蹚。我们渡过水面，穿上衣服，就由县城南门缺口处钻进了城里。

我回到家里一看，见屋内的东西全被毁坏，箱、柜、桌、椅被劈了当柴烧，面坛、米柜、衣箱和锅碗盆碟内被屎上大便。在五黄六月天气里，粪便中生了许多蛆虫。两口饮水缸，也被日军搬到院子里，做洗澡之用。和我一起回家的3位同乡，回家后也都看到类似情况。

我们4个人壮着胆子，又在城里转了一圈，见县城内除张道全家的一栋楼房孤独地立在那里外，其余各家的房屋大都被日军拆坏焚毁，各户的家具也多遭毁坏。大街两旁，瓦砾成堆，房舍变成废墟。无人掩埋的人畜尸体上，爬着一堆堆蛆虫，成群的苍蝇，嗡嗡乱飞。血腥恶臭之气，充满了整个县城。

回到城里的百姓，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十分艰难，加之城外洪水不退，人们担心有朝一日城墙将被水冲毁，不久，便有人准备外出逃荒，有人准备外出做生意，一些有亲人在水东的人，也准备渡水与家人团聚。

百姓们回城时，黄河决堤不久，水势还不太大，待他们在城内逗留了一段时间，经过几场暴雨，黄水已经迅速上涨，再想逃出泛区，已很困难。但是，这并不能挡住他们冒险求生。

刘平和一家5口人是于一天上午乘船逃往县南的，他们乘坐的那只船，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在黄水泛滥之后，用一些木板赶制而成，这个农民也无撑船经验。船行到主流分岔处，被急湍推入旋涡，失去了方向，随波逐流，向东南而下。船夫拼尽全力扭转航向，往南岸靠近。当船到河心时，水更急，浪更大，船夫更难驾驭急流中的小船。

这时，恰好有一棵连根带梢的大树顺流而下，向东翻滚而去。船于急流之中，已经失控，正在疾速向下游驶去。那株大树滚动得慢，船夫极力想扭转航向，避开大树，但船结果还是撞在树上，船板撞坏，船身倾覆，刘平和一家5口人，全部葬身于洪水。

校进喜是校老七的养子。校老七早年病故，校进喜靠养母抚养成人，后又娶亲生子。日军撤离中牟后，校进喜一家4口人返回县城。由于生活艰难，校进喜决定到北岸贩点粮食，挣钱度日。

这一天，校进喜来到县城北关渡口，准备乘船去北岸。由于渡船太少，渡口已

聚集了两百多个候船的百姓。船一到，等候已久的人们立刻往上乱挤。一条不大的木船一趟要载好几十人。

校进喜为了赶时间，做生意，便不顾一切挤上了渡船。

当船离开南岸时，校进喜看着渡口上乱哄哄的人群，不禁为自己能比他们先乘上船而暗自庆幸。

不料，船到中流时，出了问题。由于水急浪大，木船顺湍流向下流驶去。船夫几经努力，无法掉转船头，便抛下铁锚，想掉舵横渡。不料铁锚被水底的树根卡住，超载的渡船竟被激浪掀翻，全船数十人全被洪水冲走。校进喜也未能幸免。

校改名母子是1938年初冬渡水遇难的。

这时，泛区西岸一些主要渡口已有国民党军队驻守，一些较大的木船也被军队控制。有军队把守的渡口被百姓称之为“官口”。官口上，是不容许百姓随便乘船来往的。沿河百姓为了寻一条生路，不得不于深夜从私口冒死偷渡。

校改名母子为了与在东面谋生的亲人团聚，便于一天夜里在私口搭上了“送命托盘”。结果当船行到河心时，被水浪掀翻，船上人全部落水。

校改名水性较好，单身可以游出泛区。他浮出水面后，未能看见母亲，以为母亲已被水冲走，便含悲向岸上游去。但没游多远，忽然听见母亲断断续续的呼喊：“改名儿，救命啊，改名儿，救命——”他折身向喊声方向游去，见母亲抱着一块木板在水中沉浮。他奋力游过去，要救母亲一齐上岸，但由于天寒水冷，浪大流急，校改名用手托着母亲，游不多远，便筋疲力尽，母子双双沉入水底。

6. 遇狂风桅折船翻, 幸存者求救无门

尉氏县黎岗村南面的贾鲁河中, 有一片大沙滩, 四面环水。黄水泛滥之后, 贾鲁河水位高涨, 出槽横溢, 形成广阔的泛区, 河中那片沙滩也随之变小。

1939年冬, 一条从上游顺流而下的大帆船行至沙滩附近, 忽然狂风大作, 水面浪涛汹涌。大船上挤着两百余名逃荒的灾民, 已严重超载, 一遇狂风巨浪, 行驶顿时出现困难。船夫正与风浪搏斗间, 船上的桅杆突然“咔嚓”一声巨响, 向船的右舷倾倒, 10多个灾民被桅杆砸死砸伤, 船身顿时倾斜, 黄水转眼间涌入船舱, 船上的灾民拥来挤去, 大呼小叫, 乱作一团。不多时, 这条失去控制, 斜着身子在急流中漂浮的大船便被风浪掀翻。

船上的灾民和船夫多半被洪水冲走, 其中百余人几经挣扎, 爬上了那片沙滩。

这些爬上沙滩的人不仅将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 他们的结局也将比被洪水冲走的人更加悲惨。

他们从水中爬上沙滩之后, 首先感到的是寒冷。这寒冷无法抵御, 一直将他们折磨到死。

隆冬季节, 气温已在零下几度, 水面上, 破裂的冰块不断顺流漂下, 太阳就像一个圆形的白铁片吊在混沌沌的天空, 毫无暖意。寒风像狼嚎般呼啸着, 砭肌刺骨。即使穿着干燥的棉衣, 也不免瑟缩, 何况是浑身透湿的人! 沙滩上一溜慢坡, 找不到一个避风之处, 虽然上面有一些枯枝衰草, 但是这些刚从水中爬上来的人们哪里去弄火种?

爬上沙滩的人, 棉衣已被水浸透, 经寒风一吹, 表面很快结冰, 硬得像一副铠甲, 穿在身上令人难以忍受, 但脱去了衣服, 赤身裸体更受不了。大难未死的人们惊魂甫定, 又被严寒逼得走投无路。

有人开始冒着刺骨的寒风把衣服全部脱下来，用手拧，用脚踩，挤去了衣服上的水分，再穿在身上。于是大家都照着做。

但是，一身潮湿的棉衣，即使是耗尽体温，也难以将它焐干。人们穿着它，仍像置身于冷水之中，冻得浑身直抖，上下牙床叩得咯咯作响。

“谁带火镰咧，谁身上装火镰咧？”

这时，才有人想起能给人带来温暖的东西——火。

“俺，俺这里有火镰。”

“俺也有。”

“俺身上也装着哩。”

几个抖做一团的人一面

应着，一面从衣袋里摸出火镰，甚至还有几块易于碰出火星的暗黄色的石头，人们称其为“火石”。在物资匮乏的灾区，很难买到火柴，而一些穷人也买不起，于是火镰便成了人们常用的取火工具。吸烟的人则将其装在烟荷包内，随身携带。

“有火镰又有啥用，上哪弄火煨儿？”有人灰心丧气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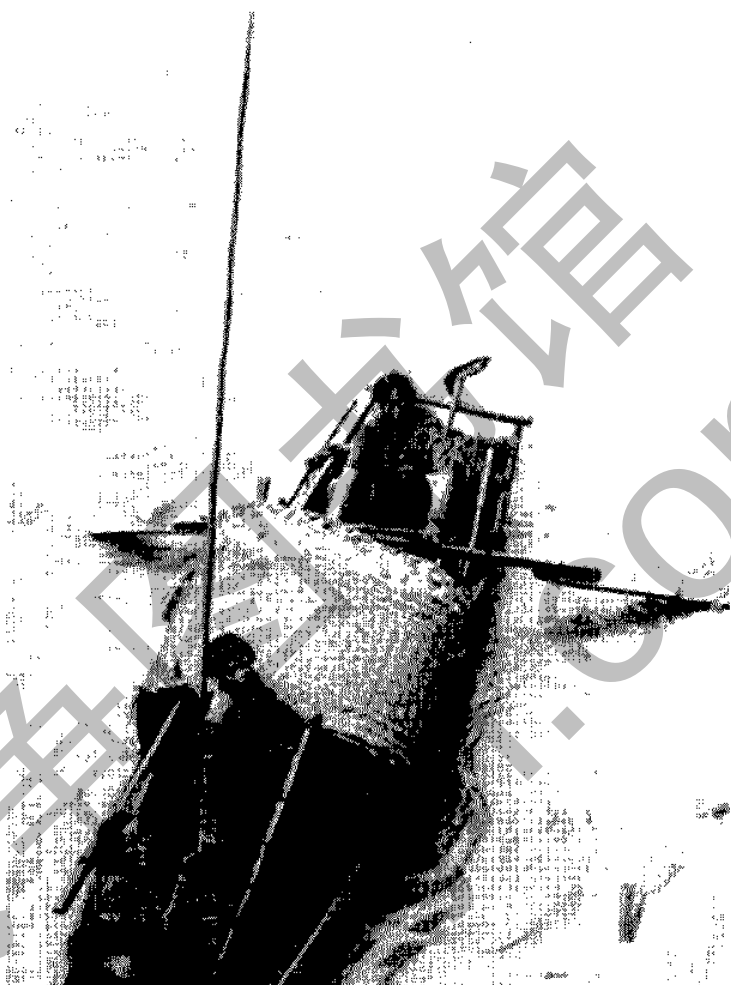
“火煨儿”是指接燃的黄表纸或干燥松软的棉花。锅灰在这里当然如同稀世之宝，是找不到的。但是人们身上带的火煨儿已经水泡，无法再用。

“试试看嘛，把你们身上的火煨儿掏出来，搁太阳底下晒晒，也许能用。”一个船夫说。

“火煨儿就是能用，又上哪弄柴禾去呀。”

“这滩上的枯枝烂草都能烧，大伙快别在这待着，赶紧弄柴禾去，要不可要被冻挺了。”船夫说。

这个30多岁的船夫无形中成了人们自救的带头人。大家立刻按照他的提议四处去弄柴禾，并留下两个人注意水面上是否有船经过。100多萍水相逢且又同命



相连的灾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整体。

1个多小时后，大伙弄来了不少干草和枯树枝。不久，被水泡湿的黄表纸和棉花也经风吹日晒变干。几个人一齐操起火镰“嚓嚓”敲打，想点火燃干草。

但由于沙滩上风太大，火星微弱，很难将火煨点着。于是，几个人挤在一块，形成一道挡风的“墙”，让他们继续敲打火石。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火煨才被点着。接着，由一个人拿一把干草，几个人一齐拿着火煨，对着干草不断地吹。又折腾了一会儿，干草终于被点着。

全体灾民为这一把来之不易的火苗发出欢呼。

沙滩上燃起了几个火堆，灾民紧紧围在一起，一来使火堆不至于被风吹灭，二来想烤干身上的棉衣。虽然火头不大，而且需由人继续去弄柴禾往火堆上添，否则火堆就要熄灭。但是对于冻极的人们来说，能得到这点有限的温暖已很感到欣慰。

人们簇拥着烤了一会火，急难稍稍得以缓解，开始考虑怎样逃生。他们发现自己几乎是陷入了绝境。

沙滩南北两边，水面宽阔，岸上的村落距沙滩至少也有三四里地，在沙滩上只能看见村庄的房屋，看不见人畜走动，灾民们据此推断，村上的百姓也很难看到沙滩上是否有人。也许那些村庄只不过是一座座空村，村里的百姓也像他们一样，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去了。

东西水面上，半日未见一条船经过，天一黑，就是有船从沙滩附近驶过，也无法发现。

他们将怎样熬过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夜？

有些人是否还能熬过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夜？

绝望中，开始有人哀哀地哭泣。

“哭有啥用哩！咱们来一齐喊几声试试，岸上也许有人能听见。”船夫说。

于是100多人都站起来，对着北岸的黎岗村方向，齐声高喊：“救命，救命啊——”

他们喊了一会儿，又渴又累，便坐下来，一面歇息，一面全神贯注地盯着对岸，希望能看到人群走动，或是有一只船向沙滩划过来。

但是，他们等了许久，水面上空阔如旧。

暮色悄然笼罩了水面，笼罩了沙滩。岸上的村落消融在渐浓的暮色中。

有人前来搭救的希望随着暮色的降临而变得小而又小，几乎等于零。

这时，人们开始感到疲劳，感到饿。

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双脚踏上陆地已竭尽全力，后来他们又为抵御严寒折树

枝薶草而耗尽了体内的热能。他们只是靠着求生的本能，靠着一线活命的希望，才奔走劳动了半日。他们体内的热能亟须补充，他们空瘪的胃亟须补充。

但是，在这荒凉的与世隔绝的沙滩上，他们有什么可吃？

许多人蜷缩着身子倒在地上，除了哭泣，除了唉声叹气，不想再动弹一下。

船夫也和大家一样感到疲劳和饥饿。但是他没有躺倒，他在靠着他的多年的水上经历和所见所闻开动脑筋，想法排除眼前的危难。大家因翻船而遭到的不幸，使他认为自己对这些人能否活下去负有一定的责任。他默默地望着渐渐模糊的对岸，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喊到：“兄弟们，千万不能这么躺着啊，咱们还得去弄柴禾。”

“老哥唉，俺又累又冷又饿，你叫俺咋还走得动哟。”一个青年说。

“走不动也得去弄柴禾，像这样下去，多半熬不过这一夜，就要挺尸。有了柴禾，咱们晚上能烤烤火，再说沙滩上有了火光，岸上村里的人就能看见。人家知道沙滩上平时没有人，一有人十有八成是翻船遇难的。也许人家明天一早就会划着船来救咱们。”

船夫的话使大家有了生的希望，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来，忍着饥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四处去弄柴禾。

可怕的黑夜终于吞噬了沙滩。

傍晚时分，风渐渐停了。但是，入夜之后，气温下降，人们穿着潮湿的衣服更难抵御砭人肌骨的寒气。他们燃起几个火堆，紧紧挤在周围，但是向火的一面有点热气，脊背却冷如贴冰。于是他们又站起来，翻过来掉过去地烤，恨不得将整个身子投入火堆。船夫对向岸上的居民求救仍抱着一线希望，他说：“现在夜静了，声音传得远，我们再喊一喊，岸上的人看到了火，再能听见呼救声，一定会来人救咱们。”于是大家又扯开嗓子，拼尽全力齐声喊了一阵“救命”，希望这声音在静夜中能够传到彼岸。

大家费尽力气弄来的柴草，未到午夜就烧完了。沙滩好折的树枝都已折完，能薶的枯草也已薶光，人们只有蜷缩着身子，簇拥在一起，坐等天明。

夜空寥廓，寒星高远，月色凄清，黄水滔滔东去，一些漂浮的冰块在月色下闪着冷冷的白光。彼岸一片漆黑，不见一星灯光，沙滩上的灾民仿佛置身于无形的冰块之中。寒冷的空气透过他们单薄潮湿的棉衣，穿过他们的肌肤，在不断夺走他们的体温，他们的四肢已经冻僵，连血液都似乎已经凝固。饥饿已久的胃已经不叫了，麻木了。长时间的饥饿使他们变得软弱无力，头晕眼花。

他们开始还唉声叹气，咒天骂地，或呜呜地哀哭，但是，后来沙滩上渐渐没有了声音，人们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冻僵的肢体连行动一下也显得困难了。他



们大脑仍然清醒，他们都在盼望天亮，盼望有人来将他们救出这个死亡地带。

黑夜尽管漫长，但总有尽头。当苦苦盼望的黎明刚刚到来时，他们便向灰蒙蒙的水面上张望，希望能看到一条船。

船夫硬撑着身子爬起来，叫大家再去弄些柴草来烤火。一些人爬起来了，一些人坐起来了。但是有十几个人仍然蜷缩在地上不动。当人们上前去推这些人时，才发现他们中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已经气息奄奄。

能够活动的人被这些冻死冻僵的人吓呆了。他们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结局。如果没有船来救，100多人谁也难逃一死。

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在死尸面前呆立了片刻，突然蹲下来，捂面大哭——冻死的人当中有他的父亲。

许多人暗暗垂泪，为死者，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悲伤。

人们眼巴巴地盯着沙滩四周的水面，上午10点多钟，终于发现一条船，一条小船，自西北而来。

沙滩上突然有了生气，人们又开始齐声呼救。可能是因为船距沙滩太远，小船仍旧顺流前行。于是有人脱下了褂子拼命挥舞。但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小船一直没有偏离航道，顺流向东南远去了。

人们一面咒骂船上的人见死不救，一面重又瘫倒在地上，眼巴巴盯着水面。既然能看见第一条船，就会再看见第二条。他们希望第二条船上有一个心地善良的船夫。

人们一活动，麻木的胃也跟着觉醒，它不是辘辘地叫，而是在发疼。许多人已饿得像死去一样，躺在太阳地里一动不动。

这时，一个中年人歪歪倒倒地走到连余烬也早已熄灭的灰堆旁。用衣襟兜了几捧草木灰，又歪歪倒倒地向水边走去。

人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人声音沙哑地劝道，“老哥，你可不能寻短见啊，也许有船来救咱们哩。”

中年人惨笑了一下，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衣襟里的草木灰，又指了指嘴，向误以为他要投水自杀的人表明了意图。随后，他走到水边坐下来，用两只手抄了一点水倒在草木灰上，将其和得像一些泥团，然后将这些“泥团”一点点吞了下去。

当他从水边走回来时，人们发现他的脚步似乎比先前稳了一些，好像是因吃过东西而有了力气。

“能吃吗？”有人看着他沾着一团青黑色湿草木灰的嘴，问道。

“不能吃又咋办呢？肚里有点东西总比没有东西好受些。”

他的话，表明了吃草木灰的效果。于是大家竞相仿效。转眼间，一堆草木灰便被饥饿已极的人吃光。

人们的胃里有了一点东西，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不少人在家里就煮过草根树皮，沙滩上没有锅，树皮没法吃，但草根也许能行。于是人们纷纷开始挖草根，沙滩上的土地冻得挺硬，人们就用石片挖，用树棍撬，掘开了冻土层，又用手扒。一些人两手扒得鲜血淋淋。人们将草根扒出来，拿到水边草草一洗，便坐在岸上大嚼起来。

灾民们一个个变成了食草动物。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太阳不觉已滑过了中天，水面上一直没有出现船只，人们对将要到来的黑夜感到恐怖，恨不得太阳永远挂在天空。

北方日夜间的温差有十几度，白天虽然很冷，但躺在阳光下，多少还能感到一点暖意，更重要的是，只有在白天才能看见水面上的船只，也只有白天，人家才有可能来搭救他们。到了夜里，气温下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夜间不被冻成僵尸。

这时，船夫决定冒险泅水到对岸去找渡船，他说：“在这里干等下去，十有八九是个死，不如拼它一下，俺过不去，死了去尿，过去了，哥们就有救了。”

虽然有人表示为船夫担心，但并无人劝阻他冒险一试。他们相信船夫的水性，希望船夫能渡水成功，找来渡船，大家免于一死。

有人把好不容易扒出来的草根拿出来给船夫，好让他填饱肚子，有力气与冰冷的黄水搏斗。船夫谢绝了。他吞了一些草木灰，喝了几口冷水，对大家说，“哥们兄弟们，俺家住郑县来同寨，祖辈靠行船为业，大号江兆九，外号人称‘鱼鹰子’。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哥们往后大难不死，代俺向俺老母、俺婆娘捎个信。”他抱拳向大家揖了数揖，接着说：“拜托列位了！”

他说话间，眼眶便有些湿，随后，他转过脸，面对黄水，自语道：“要搁平时，就是那十几里宽的黄河也挡不住俺，可现在……不说了，愿老天保佑俺不沉底喂鱼。”说完，他便脱去衣服，下到水中。

当船夫下水向对岸凫去时，沙滩上的人们个个心情像绷紧的弓弦，暗暗祷告：“老天保佑。”

船夫一连几顿未进粒米，又被冻了很长时间，不仅浑身乏力，手脚也不灵活。在冰冷刺骨的水中难以坚持很久。开始，他还能直线向前，但到了中流，体力便渐渐用完，在湍流的裹挟下，他拼尽全力只能勉强浮于水面。他在水中竭力挣扎着，随波漂流了一段距离，被一个漩涡卷入水底，再也未能浮出水面。

沙滩上，屏气噤声注视着水面的人们见船夫被水吞没，一齐发出痛心绝望的

叫喊，许多人为船夫之死痛哭流涕。

大家都明白，船夫是为他们而死，而船夫的死，使人们渡水求救的一线希望彻底灭绝。

苍天仿佛执意要扼杀这些被“送命托盘”送到沙滩上的生灵。自突起的狂风将船刮翻之后，天气竟一直晴朗。由于气温渐渐回升，四五日之后，黄河上游更多的大冰块顺流而下，黄水也随之上涨，沙滩的面积眼见缩小。

数日来，被困在沙滩上的灾民们不断有人被冻饿而死，活着的人也已气息奄奄，躺在地上等待死神的光临。即使有船从沙滩附近经过，他们也无力呼救。

黄水不断吞噬沙滩，将一具具尸体荡走，活着的人便艰难地爬向高处，一些人因在昏迷中不能移动而被上涨的黄水吞没。沙滩最后只剩下一片形如壶盖的坡度极缓的圆顶，巨大的冰块不断被水冲上沙滩，向数十个活着的人压来，他们靠着残存的求生意识和最后一点可怜的力气一寸寸爬行后退，但是，层层叠叠的冰块向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般向他们一步步逼过来，在他们再也无力再退或无地可退的时候，将他们吞没。准确地说，将他们覆盖于冰层之下。

被“送命托盘”送到这座沙滩上的100多人经过几天的挣扎，陆续丧生，最后只有几个人侥幸未死，被过往船只救了下来。

在长达8年零9个月的黄水泛滥时期，颠簸于浊浪中的“送命托盘”虽然救起了无数灾民，但也不知送掉了多少性命。



7. 洪水暴涨山峰将塌，灾民绝望救星忽来

花园口掘堤造成的灾难，并未因1938年过去而结束。

在以后漫长的8年多里，黄泛区的洪水时涨时落。百姓们逃走了又回来，回来又逃走，在不断地逃难途中，不知有多少人死于冻馁，而每当黄水猛涨时，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挣扎于洪流之中。

中牟县城北面的牟山是于1941年在暴涨的洪水中崩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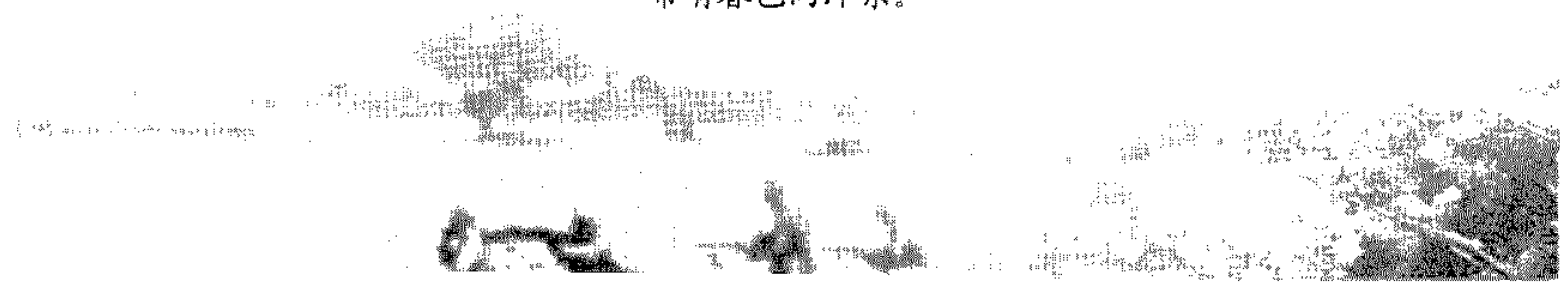
距花园口掘堤时隔三载之后，又一次猛涨的洪水居然将一座在1938年黄水泛滥时未被冲塌的小山冲塌，由此可见，在以后数年中，每逢大汛，洪水的势头并不比1938年小在哪里。

在牟山被洪水冲塌之前，山上聚集着数十名避难的百姓。这些被洪水围困于“孤岛”的人命运如何？中牟县王敬华先生回忆起他和灾民们在“孤岛”上度过的惊心动魄的五日五夜，诸事历历在目，如同发生在昨天：

1941年9月，我到谷堆刘姑家串亲戚，正巧黄河暴涨，我和几十个村民被黄水围困在牟山上五天五夜，险些送掉性命。我亲眼目睹了牟山塌陷的情景。

我们中牟县，因牟山居中而得名。千古牟山是中牟一大胜景——“牟山北峙”。1938年以前，县城寻常百姓家贴对联总爱写“南临贾水观鱼跃，北靠牟山听鹿鸣”。明、清年间，此处山清水秀，峰高路幽，景色宜人，是文人墨客常游之地。清代中牟训导曾吟诗盛赞牟山：

寻幽数里一峰生，
水碧山青拱县城。
佳气葱郁看不尽，
常有春色向汴京。





牟山四周村落里的百姓，都把牟山当做游乐的好去处，每年逢正月十六，登山游玩的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

牟山属邙山余脉，山体为黑色粒状土质。在古代，从广武邙山头往东南一直到牟山，岗岭绵亘不断，老百姓称之为“一溜十八岗”。这些岗陵原属丘陵地形，地高势险。但由于黄河历代多次决口，泥沙不断，淤积于山麓下，大片沼泽水洼被泥沙淤平。据水利部门测定，淤积泥沙层达30米左右。所以现代的牟山和其他岗陵才显得低矮。

花园口决堤，洪水滚滚东流，直冲中牟县境。1940年夏涨大水，由于河汊土质松软，先后将孔庄、岗头桥两村吞没。到了1941年，主流已移到县北。这年夏天，洪水已危及北岸的刘明知、谷堆刘两村。入秋后，洪峰迭起，直趋北岸，牟山南面的陵墓、申家坟、和尚岗、张家墓相继塌入水中。牟山脚下沙质土壤也经洪水冲刷，很快塌光，塌到黑粒土质的山体时，速度就减慢下来。

后来，紧靠牟山西坡的谷堆刘村，西半部也已陷落，房屋财产，树木草垛纷纷落入水中。大树在水中翻滚，草垛在水上漂浮，落水的人在波涛中呼叫。村里的人

眼看村落就要塌完，大部分相继逃走，只剩下村东的几户数十口人不愿离去。他们将财物搬上牟山，搭起草庵住下，以为牟山地势高，不会被洪水淹没，生命财产可以保全。不料，他们刚住下两天，山下便出现了险情。

9月25日，天刚亮，人们便被轰轰的涛声惊醒。他们钻出草庵一看，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牟山已被狂涛巨浪包围，成了一个孤岛。主流原先在山南，一夜之间，竟一分为二，自牟山南北奔腾咆哮而下。牟山土质虽硬，恐怕难以经得住洪水两边冲刷吞噬。而且洪水不断上涨，大有吞没山峰之势。山上的人个个提心吊胆，又哭又喊，一片混乱。

这时，在村民中颇有威望的张国华，便组织大家向山顶转移，一面又叫几个嗓门大的人站在山顶上，向对面石狮冉村呼叫：“救人啊，救人啊——”这个嗓子喊哑，那个就接着喊。可是整整喊了一天，也无人来救。

夜深了，不断的呼救声、黄水怒涛声、牟山轰隆塌陷声混合在一起，使被困在山顶的人心惊胆战，无法合眼，人人神情凄楚，叹息连声。许多人跪在地上，祈祷神灵保佑牟山，保佑他们能够逃出险境。

到了第二天，人们嗓子已经喊哑，可是水上仍不见救援的船只。此时牟山南坡下已被洪水冲刷掏空，一两丈高的山土不断塌入水中。北坡坡度较缓，上边长着许多酸枣和蒿草荆棘，开初塌得较慢，后来水势越来越大，坍塌的速度也逐渐加快。

眼看牟山危在旦夕，人们性命难保，大家就推选一个名叫毛四妞的水性好的青年，让他泅水到北岸找船救人。

山下水急浪高，泅水要冒生命危险。但是看着大家的恐惧忧愁之态和渴求的神色，毛四妞没有犹豫，就下了水。

毛四妞刚凫出不远，就被一个浪头打入水底。他奋力挣扎，浮出水面，但终无力渡过中流，被湍急的洪水一直冲到三官庙边，接着一个恶浪加漩涡，又把他卷到南岸牟山东坡脚下。毛四妞几经拼搏，精疲力竭，再也无力下水。

人们见毛四妞过不了河，找船的希望破灭，个个唉声叹气，面呈绝望之色。

到了夜里，洪水来势更猛，山体在一次次往水里坍塌。充耳所闻，只有浪涛的轰鸣。一些人在绝望地垂泣，有人低声说：“看来牟山就要完了。”

张国华见泅水到北岸找船已不可能，第二天便与几个青壮年将毛振河家拆下的三间房上的梁檩绑成一个大木筏，想靠此将大家运到对岸逃生。谁知他们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绑成的木筏刚推入水中，就被一排巨浪卷走。

靠木筏渡水的希望又成为泡影。

此时，牟山两边塌得只剩下五六十米，几十口百姓的性命已危在旦夕。

山上的人都以为这下必死无疑，一开始，他们饿了还四处去摘山枣挖野菜煮食，后来大家看逃生无望，有的长时间跪在地上祷告，有的在不住地哭泣，有的躺在地上绝望地等死。对于死到临头的人来说，饥饿已算不了什么了。

到了第五天，对岸忽然传来呼叫声。人们听见喊声，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向山下张望，过不多时，水面竟划来一条船，船上除了船夫之外，还有谷堆刘村的刘定国。

待船靠岸，大家一问，才知刘定国逃到石狮冉后，见水势越来越大，牟山在洪水中渐渐变小，他怕山上避难的谷堆刘百姓被淹，便到刘明知村求爷爷告奶奶，要了几布袋干枣，用这些干枣雇来了一条小船。

人们想不到竟能绝处逢生，一时间，都振作起来。但有的人见船又小又破，水面上巨浪翻滚，害怕船翻，竟要死守在牟山顶上。张国华劝告他们说：“牟山已经被洪水冲塌多半，再拖下去，恐怕就要塌光，这条小船是咱们逃生的唯一希望，父老兄弟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张国华说服了不愿上船的人，又与大家商量，让妇女小孩先走。头一船，上面坐了两个妇女和他们的孩子。上船后，船夫向他们反复交代，不管浪多大，船怎样摇晃，都要死死抓住船帮不放。小船向对岸划去时，就像一片树叶般在浪涛中起起落落。牟山上的人们都为船上的人揪着心，直到隐约看见小船在明山庙靠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船夫驾着船在波涛上往返了10来趟，直到傍晚时分，才将被洪水困在山顶上5天5夜的灾民全部救了出去。

就在当天夜里，千古牟山全部塌倒在洪水之中。

第二天早晨，人们站在岸上向东南望去，只见黄水连天，一片汪洋。牟山从此消逝，后人再也领略不到“牟山北峙”的风光了。

